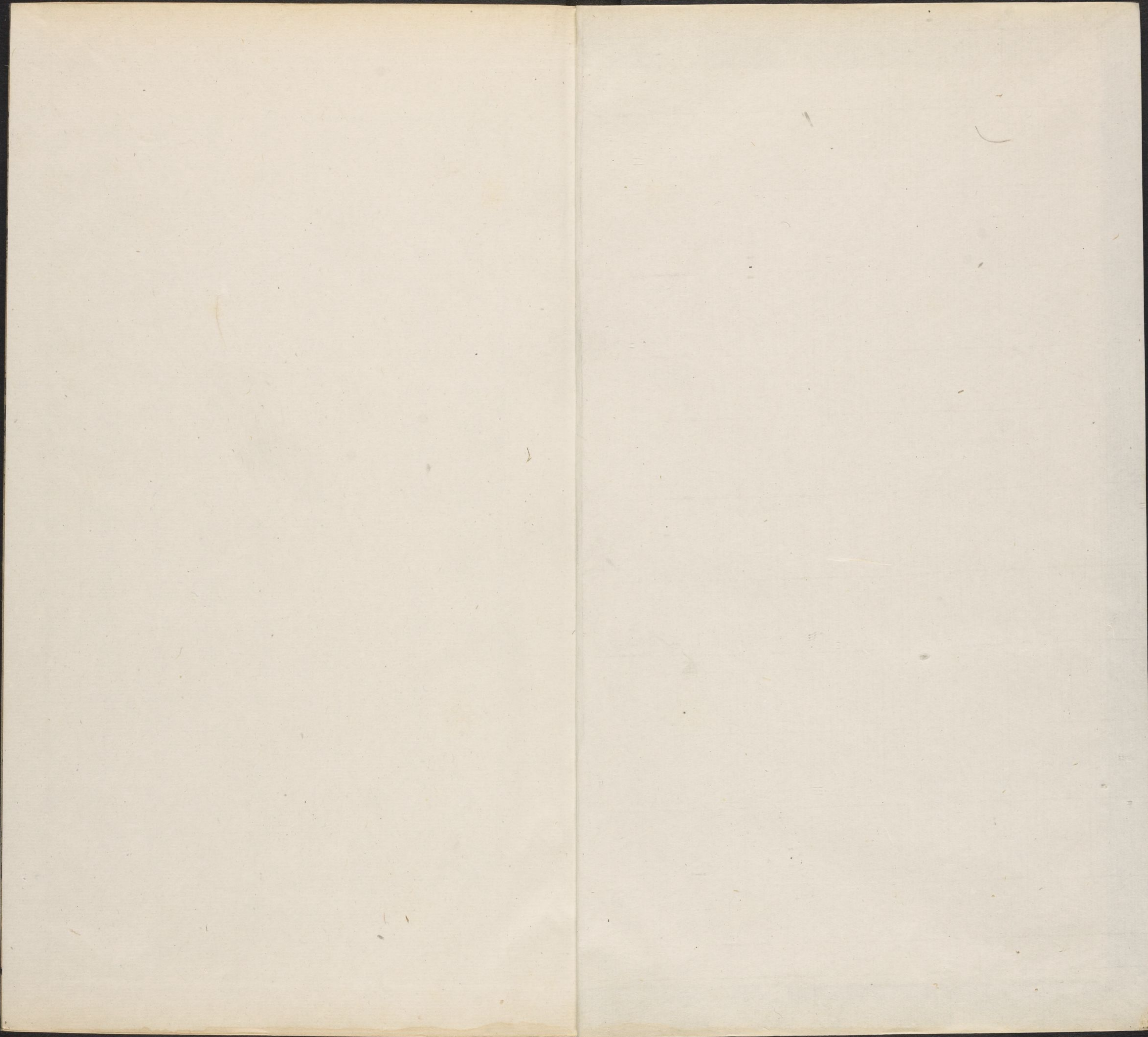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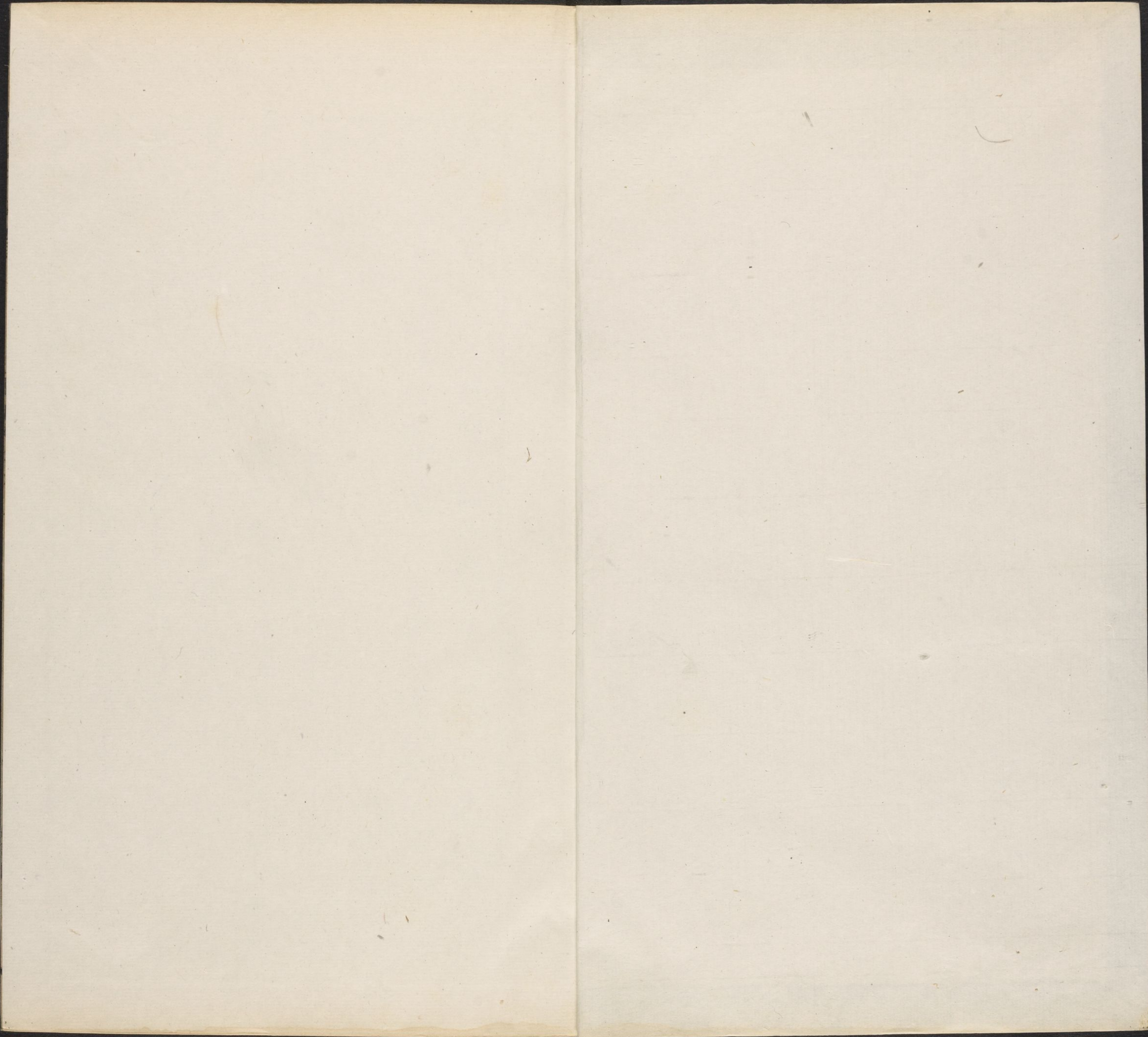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27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一卷

歷代顯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謝騰蛟雲卿甫編次

李泌論

歐陽脩

論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  
率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莢立朝廷單言暫謀  
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  
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  
用蓋以恠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  
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旣又著泌數與靈僊接言舉不輕則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李泌論

秦觀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于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于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于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

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為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遠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西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逐黨久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兖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兖州也方其陷西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

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于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抑玘稱西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于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西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張巡

李翰

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輻車或追建封邑厚死  
以慰生撫存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  
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於君臣節於是乎立伏見  
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謀亂克虐滔天挺身下位忠  
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餘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  
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兵潰其腹心及魯昊以十萬之騎  
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  
蕩賊遂僭盜神器鷓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遷延而

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却賊乃逸出巡  
後議圖江淮巡退睢陽扼其咽喉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  
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  
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  
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  
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此兇徒  
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  
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臣聞人  
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士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

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  
教也折骸而斃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  
者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為國之體錄瑜棄瑕今衆議巡罪  
是廢君臣之教繼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過惡  
揚錄瑕棄瑕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悖德人鬼所醜  
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  
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  
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  
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若賊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



積根結盤據西嚮以拒王師雖終於殄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  
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鄜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  
因之而勢勝聲勢統接而城陷噫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陞  
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  
伐猶有分災秣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  
固守者非惟攘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  
既盡而及人爭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  
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  
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

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原興巡之情則可以宥  
過失昔夫子作春秋明褒貶齊侯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公召  
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  
倉皇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固謂巡者是也以為訓矣

許遠論

韓愈

李翰所為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  
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  
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  
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  
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廷於理矣小人  
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  
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  
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  
窮也將其創殘飢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賢其講之精  
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蒞之師蔽遮江  
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  
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張巡許遠論

孫之翰

宰相盡大公之心尚慮智謀不至或致敗事况可挾不平之意乎房瑄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瑄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意一舉事爾遂至睢陽危迫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屠戮則宰相乘不平之意一舉事至于此也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張巡許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亦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答曰進明

先授攝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瑄文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  
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  
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  
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此豈宰相大公之  
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之人于巡遠功名不無嫉之之意當南  
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于人稍異木石者必  
動心也進明亦非全然兇狠不知情義之人安得絕無救之之  
意豈非有所憚而然也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止言巡遠聲  
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絕不言許叔冀事豈非舊史傳之  
誤也荅曰愈叙張巡事蓋以李翰所作巡傳尚有遺落故據汴  
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述又豈能窺進明  
之情也况愈之所言止謂遺事故不盡言其本末爾舊史高適  
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事此尤足證明則房瑄挾  
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得其吁嗟夫房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  
大功輔大業茲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復挾怨用人致敗國事  
則瑄之流落以歿非不幸也後得為相者深戒之

郭子儀論

歐陽修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  
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禿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  
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  
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歷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  
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  
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禩唐史臣裴均稱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益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  
之貶嗚呼均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李光弼論

張唐英

光弼平安史有大功於社稷古之名將無以加之然非純臣也  
何以明之廣德初吐蕃寇京師詔發兵赴難光弼與中人程元  
振魚朝恩不協遷延不至此不忠也十月代宗幸陝避寇實倚  
光弼為外援乃除東都留守以觀去就光弼辭以久待詔勅不  
至乃歸徐州欲取江淮租賦以自給此有二志也光弼母在河  
中詔屢存問又令郭子儀輦其母以歸京師以弟光進為渭北  
節度代光弼終以魚程之故不入朝而死于徐州大不孝也且  
夷狄寇于京師天子出居于外當此之時若以天下為憂不以

一身之禍為慮奔赴行在掃清國難然後密疏于上請誅二豎不為難也若度二豎不可遽除則功成之後退歸私第以養老母况代宗寬仁必察曲直未必遂有不測之禍何至疑惑不以忠節自全坐視國難仍拒朝命遂為自安之計哉忠嗣曰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而歸宿衛其次豈失一黔中上佐又魚朝恩遣人發鄖子儀父墓子儀入朝中外甚憂子儀乃入言臣久在軍中不禁兵士殘人墳墓多矣此臣不忠不孝所致朝廷乃安以忠嗣子儀而觀光弼則光弼之議淺矣昔貫澤之會威公有憂天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葵丘之會驕而自矜

叛者九國惜乎光弼無憂天下之心也其後部曲皆不奉約束此由已致之也若乃代宗猜忌有所屈辱愚恐光弼非唐臣也寬仁之主尚使不萌跋扈之節光弼之幸也



李光弼論

孫之翰

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  
制服部下將士使之一稟命令盡力于事也若天子遣使于軍  
中有所違犯亦與部將為比而戮之則置朝廷于何地况靈武  
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  
大之勢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為疆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奉  
詔交兵驕慢將帥此雖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  
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帥必無不從之理天子從而行法則將  
帥尊朝廷威三軍二事俱得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

召任其人堅拒所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  
 疆橫之態甚矣且如穰且為將干戰國之世斬監軍以立威者  
 盖直起卑下來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  
 行法用此立威以濟國事非謂已有所忿也光弼授將帥之任  
 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  
 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  
 宰相之言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  
 此固拔扈者常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盖暗于大體忿而不  
 思也光弼將帥之材傑出于時平賊之功高于諸將晚年為讒  
 邪所間大節微虧盖不能去強橫之態也可不惜哉

韓愈論

蘇軾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  
 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  
 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  
 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  
 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  
 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  
 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  
 佚徃徃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

古語大觀 卷二十一  
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以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

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

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韓愈論

秦觀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于為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于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蘊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

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  
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  
文如屈原來王之作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蘓張之辨撫班馬之  
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  
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于愈後之作者亦多矣  
而無以加于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蘓  
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于愈之文猶杜子美之于  
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蘓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  
曾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冲澹謝靈運

鮑昭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  
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  
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  
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  
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韓愈所得一于正

陳傅良

君子之于道莫難于知所擇而尤莫難于知所守知擇而不知守則異道勝而正道裂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人皆知之則亦人皆得之然知者衆而得者寡非正道之不易得也擇之不正而守之不一也君子之明道要必擇其所正焉者守之以為一定不易之學所守一定吾奚懼夫異道為哉故雖邪說蠱起之時而正道終不至于泯沒者一君子所得之力也予讀唐史見其贊韓愈氏以學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之言因得以為之論嘗謂正道之患不起于害道之人而起于叛道之人夫名非害道實則

古言大雅  
卷二十一  
叛道此其為患尤甚于異端邪說之熾不可不辨也蓋自去聖  
人綿遠正塗壅底百家之學起而喙之以與吾道壘者蓋不知  
其幾也賢人君子之患夫彼之足以害道而吾之衛道者又不  
可以不至乃于是烏出其區區之力而與之馳騫乎紛爭之地  
往亡其力益不足而其道益屈其道益屈而其說益變至其久  
而無功也則從而尤之曰吾道正道也而彼之道亦反經而正者  
也夫既以為反經而正矣乃始移其平日衛道之心而為操戈  
入室邊舉荀卿號為雜伯稱王而反以非堯舜為辭楊雄亦不  
詭聖人者而猶有取于老子之說二子且爾下此將若之何亡

哉蓋彼非不知天正道之不可或變也其始也擇之固未甚正  
而其久也守之亦未能一一者不守則正者分矣嗚呼天下而  
無學聖人者也正道之傳則已爾天下而有學聖人之人則韓  
子明道之功其可掩乎哉甚矣夫元和之際舉天下而惑于異  
道也佛道之害正道之蠹也而習聞其道者方且樂其誕而自  
小自小之患猶可也而為上者方且設其術而尊事之愈也孰  
從而正之或爭四海之惑而有所不懼犯人主之怒而有所不  
顧身可殺而正道不可一日廢焉愈非徒以口舌爭也蓋其平  
日所擇甚正所守甚一非六經之旨不傳也非聖人之書不覩

也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諛佞譎張之說無所出乎其中  
吾知信聖人之道而已至于時之所尚衆人之所習則皆牢關  
固拒推而放諸禽獸之域况敢望吾聖人之藩籬哉自非擇之  
精而守之固吾未見其有得乎此也今觀原道貧富而言道之  
正論鑿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饑繩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  
不謂之粹然一出于正可乎孟子曰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  
致志則不得也學奕而二其心則終其身無所得然則守不一  
而欲其盡出于正又可得乎哉嗚呼明道之難其人也久矣自  
夫子二百有餘年而孟子出焉夫子立正道者也孟子廣正道

者也而愈則守正道者也愈之所守正道信可嘉矣而後之論  
者乃以上封禪書禱黃陵妃待命宰相之事而議其非是特未  
知史臣立言之法爾史臣之贊愈蓋美其有明道之功而未嘗  
及于出處之迹雖以畧焉可也而謂可少之哉雖然愈之純正  
吾無以議為也獨怪夫孔孟之後如董仲舒之賢後世不以傳  
道許之則亦可恨焉爾罷黜百家潛心大業與天人大槩之音  
正詛不謀利之說頓非漢世學士大夫所能為者而仲舒盡之  
此正韓子之流也亦可謂學正而守固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  
著于篇



李揆論

張唐英

李揆與呂諲同相肅宗諲才居揆之上及諲以事出守荆南而政譽甚美再入為相密遣直省官往江陵求諲之事諲乃奏之揆貶袁州刺史噫揆欲陷諲乃自陷也且執大政于巖廊之上當思所以輔翼人主之道以澤天下而不誤蒼生不以喜怒私國家之法不以親讎壞朝廷之公賢有讎必擢拔而用之不肖而親者必擯斥而去之庶幾上不負于君下不愧于人而反惡其有美政而恐得用欲求其瑕陰肆傾陷此豈有心于天下哉蓋筆札之士非廊廟之器其始進也不考其實如南郭先生之

徒及得位而不知所以為大臣之道而恃居中制外有臨高走  
丸之易而欲害外臣豈不愧于古之初奚哉真懷腐而欲香入  
水而求不濡之人也噫身為大臣而父事中人李輔國而復嫉  
害正人其後元載用事而置之散地卒至流落蓋亦有所召也

李愬論

陳亮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為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為之必有  
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  
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  
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  
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  
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  
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  
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

可而愬獨以為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為幸知之者以為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為愬後矣雖然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

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囂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

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  
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陷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  
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  
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  
定愬之心蓋可見矣吾是以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  
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  
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竒使其憤怒而出  
亡然後命蕭何徃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為大將夫以一將  
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為漢後矣其後

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崩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即  
其効也論者乃以為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  
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  
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  
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為所陷者幾希矣

李訓論

秦觀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于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  
易于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  
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  
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縱而起矣何其  
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  
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  
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  
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

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  
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  
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  
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  
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  
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  
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  
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  
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

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  
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  
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  
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  
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  
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為德裕能不  
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太和之時必矣

李訓論

劉 昫

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哲王率由茲道而遂能息  
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蓋  
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憲皇帝端冕深幃憤其私養欲鏟宮  
居之弊載澄刑政之原當体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修文教而  
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區、官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  
不廢齊桓之伯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盖有管仲亞夫之賢  
屬之以大政故也而昭憲忽君人之大体惑織狡之庸孺雖終  
日橫連經篇屬思俱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徂

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醜出鄭注以擅權祗如盡隕四星  
 兼權八技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為蚤虱而採溪蓀翻獲  
 蝻蜒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黃門兵交青墳苟  
 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鍊綽有士風晚為利喪致身鬼域之  
 伍何逃瞰室之災非天之不仁自失道也

陸贄論

蘇轍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  
 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  
 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  
 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  
 無恒不可以作巫鑿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  
 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鑿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  
 帝卽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  
 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



李抱真李芘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贊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註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

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以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

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  
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  
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  
前勇而後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  
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  
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  
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  
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  
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  
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罪  
興元贊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  
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  
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  
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贊反國而為  
鷓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  
智也哉

張弘靖論

張唐英

弘靖之帥范陽也朝拜以其嘉貞之孫延賞之子三世為相委以重柄譬如取嬰兒而投之河謂其父善泗也弘靖亦以世胄之貴偃然自尊以誇耀燕俗不能與下同其甘苦復以安史之亂皆自范陽欲革其俗乃發祿山之墓用毀辱燕人復縱從事常雍張宗厚輩酣肆夜飲呵責士為反虜嘗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于是其下皆怨克融乘人心之二遂囚弘靖殺常雍張宗厚又擊殺義士張徹皆弘靖為之也夫以狸而致鼠不可致之是不以致之之道致之也腥致蠅而蠅

畢至以致之之道致之也且弘靖欲革燕俗則以仁厚革彼尅  
殘宜以純約革彼奢僭宜旌忠良革彼不軌耳執禮法革彼以  
軼然後又召燕之父老百姓及三軍之士告以朝廷恩信為善  
者有賞為惡者有罰其次勸之以孝悌督之以耕戰謹身節用  
務寧其人而先斲墓以求革風俗豈革之之道哉彼克融者既  
在部伍亦宜推赤心以置之腹中與說利害禍福曰汝能信順  
効忠朝廷自有爵賞他日無慮不富貴彼非土木其肯不順信  
哉設自顧不能則乞朝別除賢者以安反側而弘靖曾不慮及  
于此乃恣其僚屬酣醪罵辱彼烏得不相從而唱難哉然則克

融非囚弘靖乃弘靖自囚也而尚不蒙顯戮貶守撫州穆宗真  
有恩于弘靖也

揚嗣復論

崔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  
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  
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  
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  
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  
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  
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  
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

古語不觀 卷三十一  
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  
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  
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  
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  
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  
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  
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  
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  
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

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  
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  
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  
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羣。此小人所以常  
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  
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  
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  
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微倖。此小  
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

古論大綱 卷三十一  
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  
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祥而得計。豈足恠哉。

牛李論

蘇轍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  
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  
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  
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  
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  
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  
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聰納土朝廷  
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

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恭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恭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劔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尉茹川東襲沂隴不三日至

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邪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



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  
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肆拾萬緡質之  
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倖然  
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  
襲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  
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子由之論多偏此尤不滿意王漁洋居易錄中屢有論辯  
可以箴子由之膏肓

李蔚論

歐陽脩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裸顛露足  
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  
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  
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  
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  
竒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  
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熹鞮譯  
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

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  
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  
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奠饗冠戎大作孟蘭肖祖  
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嘻咲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  
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  
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衰無知之  
場丐庇百解之皆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  
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狗  
嗚呼運疔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李德裕論

孫之翰

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任用經綸夷夏屢成大功復振舉法令  
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蓄  
怨固深既怨武宗德裕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况德裕性剛少恕  
不忘讎怨與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畧無悛意宗閔固姦  
人然嘗任宰輔已逐為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時譖以罪流  
竄焉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焉  
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譖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問所  
隙但以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已為亂兵

所害又于敕書實涯餽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且宗閔  
已逐涯餽子孫已戮尚譖其事聲其罪用快忿心則在朝之人  
嘗有不足者得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于朝者非大  
賢至公之人鮮不畏之矣何哉大賢至公之人自知才用不在德  
裕下彼雖大任我豈不能施為哉又或德裕專權不容已之施  
為彼之謀國事固得宜何必功效湏出我哉此所以無所畏也  
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  
心于德裕雖無所隙然彼出而我用矣彼負才而好勝若復相  
刻不便于已故乘人主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有

所不足者可知也以德裕之傑才大功不能忘怨怨而及禍後  
之相者自顧才用與德裕如何得乘不平之心有怨忌于人乎  
哉

白敏中論

秦觀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  
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  
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  
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  
可移于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  
于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  
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  
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于是殺布漢封陳

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  
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  
于丁董也其肯忠于曾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  
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  
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  
人何負于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曰白  
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  
其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于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  
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而

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忠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  
之况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于德裕亦不忠于唐也  
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  
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  
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後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韓厥  
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  
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  
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  
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

古詩九卷  
卷二  
四  
為無罪也

王朴論

秦觀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于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乎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于難敵小而堅則疑于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

以不聽尤者疑于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疆忍精忠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于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

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于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于此朴雖出于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于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

古詩九卷 卷三十一  
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  
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于此哉

李郭論

張 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  
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  
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  
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  
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  
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闔百勝  
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  
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



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  
 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聘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  
 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  
 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  
 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  
 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  
 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  
 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  
 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  
 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蕭瑀論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  
 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  
 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罷為太子少  
 傅此是杭閣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  
 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求備而責人不以  
 已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  
 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  
 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

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  
後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  
天下之政權柄在已恥其不能卑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  
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  
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  
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  
哥奴輩昔嘗相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封常清論

陳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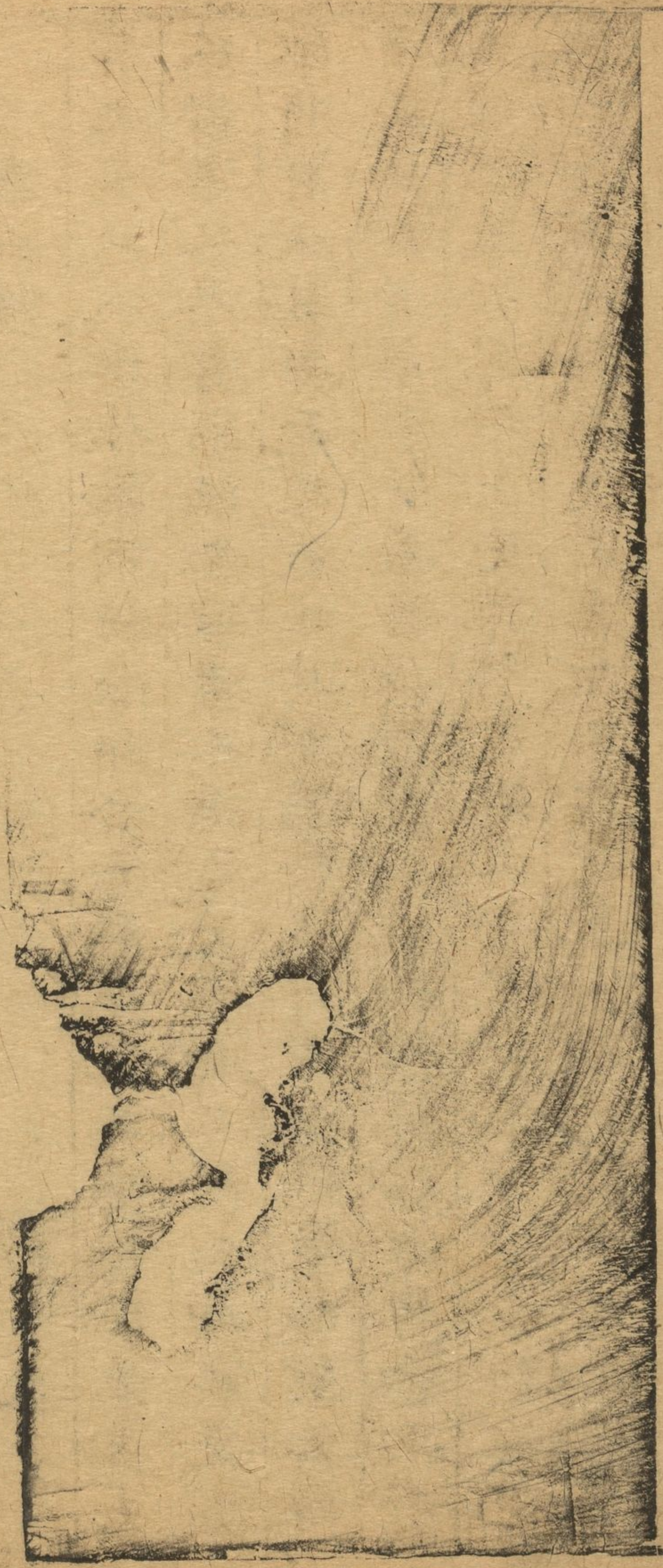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  
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竒以  
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能以全勝  
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  
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  
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  
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  
悉為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

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于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益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歛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為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

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為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却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歛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為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輦矣腹輦受

古論九  
敵馬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  
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禦矣凡此  
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  
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  
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  
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  
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  
翰明知此賊為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  
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

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  
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  
危賊黨益熾俯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  
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  
號為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銳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論

陳亮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  
 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為之使久而不克則  
 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  
 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反一舉而兩斃  
 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  
 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濟  
 帥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鬪無前雖淄青常異合兵救之燧破之  
 如反掌耳燧能窮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

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為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執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載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籌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收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戒哉且當此之時以兵

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茂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為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而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具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手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腐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傍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

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青淄之膽破矣命一  
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  
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于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  
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  
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  
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迺命宇文士  
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  
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乎  
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

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夫律  
而盜且乘間起于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鎮  
世為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  
為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由是也哉

唐藩鎮論

歐陽脩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  
授叛將護菴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  
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  
頸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由羗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  
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  
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  
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忍混貸煦  
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



鬼岸柳楊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  
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  
數百角奔為寇伺吾入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  
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  
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  
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  
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  
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

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  
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  
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  
軒囂欲相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  
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  
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  
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

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滅否與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若田弘正

張孝忠等暴虐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唐藩鎮論

張唐英

唐之治由藩鎮之未專地也唐之弱由藩鎮之彊盛也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何以言之唐自安史之亂天下之人耗減太半大曆已後干戈粗定事貴姑息權柄倒置疆臣驕將氣焰赫然而於是李正己有青淄齊海登萊沂密德曹濮徐兗鄆耳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有常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洛其澶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養兵二萬詔增一城必飛語怨刺二十年間國家不敢興奉右撮土代宗寬柔一切容之德宗明

察先誅劉文喜次欲盡除群盜遂詔起關西兵以臨關東而涇  
兵倒戈朱泚乘人心之離遂肆不軌然而欲與李懷光合勢懷  
光不伏臣之故李晟之徒得以乘而滅之又李寶臣信妖人之  
言謂有天分而田承嗣玩以讖文不與同惡卒自暴死又朱滔  
稔兇欲臣山東諸侯而王武俊曰我豈能捨九葉天子而臣田  
舍漢於是起兵攻滔又李希烈已僭大號而諸侯異謀劉稹堅  
據上黨而三鎮離心以此觀之則唐之藩鎮各萌問鼎之心者  
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謀者蓋彼同則此異左逆則右順輕  
重相制大小相維忽恭王命以効順忽矜兵勢以相臨所以然  
也至于朱全忠遂虐唐祚者非其才智過於安史朱泚之徒也  
蓋是時藩鎮諸侯各已滅矣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  
徒各已亡矣全忠視天下之大不復有牽制之黨乃平揖神器  
若固有之設使當全忠之時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  
李納在齊則全忠雖有曹馬之謀亦焉能披大裘而稱制哉故  
曰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豈非治亂興亡之鑒哉

唐方鎮論

林駟

藩鎮之為唐患也尚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由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侍時而張耳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為四曰

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  
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  
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略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  
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漁陽鞞鼓掃  
境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形矣嗚  
呼易封建而為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史而置州牧識者  
料其群牧之爭政太宗何不鑑其覆轍耶故曰其根萌於武德  
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卽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為禍尚  
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旣平蓬

孛軒豁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安  
苟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基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毋慮三四  
成肱髀難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羌戎然此節  
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  
九起舉吳以予淠而變狀不待異日見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  
故曰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  
平盧軍士實為之此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也夫天子所恃  
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  
事之最大者而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為夫孰有不

可為哉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  
自然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不出  
於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於漢廷而七國侯王  
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之自立  
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點虜耳  
重斂虐民亦何能為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  
也私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則就加平章增以鴈門之封重  
以天雄之號州為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已過乎頓亦一點  
虜耳黷貨淫刑果何能為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

意是狗彘奏元洪流端州矣而復請輕之改為長史既奏薛正  
倫貶峽州矣而復自悔之留為判官其縱之不已過乎諸鎮相  
視徃徃以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由代德姑息之過  
也大抵芽蘖之未萌則片言折之而有餘間隙之已開則干戈  
取之而不足可不深慮而早計乎至憲宗之削平諸藩方有太  
阿出匣之狀然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殛之何所不  
可而乃給之以賞實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  
者武宗之宣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不舉  
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望

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於假王之時而生於雲夢之偽  
遊竇融之內附不畏漢兵之強而畏河西之璽書惟義可以起  
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  
與唐三百年相與終始也五代紛紛其弊尤甚噫有由也上聖  
龍興群雄鼠伏惟正月乙巳以詔諭諸鎮越翼日戊午又別以  
詔賜諸鎮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誰敢有異心者鎮安之韓令坤  
自北邊聽命鎮寧之慕容延釗自貞定聽命彥卿之在天雄則  
表請而名稱王景之在雄武則治裝而入朝建雄之廷軍駟詔  
朝馳單車夕至矣成德之郭崇朝發信使夕無違命矣袁彥之

亮率以潘美諭之而至自保義承信之涉嫌以魏丕直之而安  
於獲國一旦以息兵為問趙公普以方鎮太重對片言之發遣  
當帝心聚天下之精兵收天下之財穀皆入京師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得自奏事而長吏得以舉其權鎮將  
職屬悉委之縣而縣官得以行其職轉運既以扼其私別乘又  
以制其專強藩巨鎮皆顛倒於股掌之上吾觀開寶之二年守  
劇鎮者各罷而歸環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自非規模宏遠何  
以致是嗚呼藝祖一舉而去數百年之患仁矣哉

古論大觀

二十一卷終

卷廿一

五九方鎮林四



